

黑面具 译丛

悬疑

故事集

2

Classic

Inferential Stories

Xiao Shi

效时

主编

向宏 等/译

珠海出版社

西方经典

悬念故事集

希区柯克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2辑/效时主编 希区柯克等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0.12

I. 当… II. ①效…②希…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西方国家
- 近代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6939 号

ISBN7 - 80607 - 772 - 3/I·308 ¥104.00 元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2辑

——西方经典悬念故事集

效时主编

© [美] 希区柯克 著

策划: 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 潘白强 潘杜鹃

装帧设计: 刘海啸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

电话: 0756 -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照排: 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32 工厂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50.125 字数: 120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版

印数: 10000

ISBN7 - 80607 - 772 - 3/I·308

E - mail: zhcbst@mail.zhuhai.gd.cn

定价: 104.00 (全 4 册, 本册 26.00)

目 录

梦 境	1
一对耳环	11
轻信代价	21
一件悬案	30
不能泄露的秘密	46
烈性毒品	60
你不能证明自己	69
纯属多余	82
错 杀	93
剩下的事情	104
打火机	125
毫无用处的诅咒	130
一百五十万美金	143
第二次胜利	151
弥天大慌	164
拳击生涯	181
办案奇迹	195
他不是逃犯	200
两个年轻的无赖	208
晋升的理由	218
猫与替身	222
一桩悬案	233

冰冷的刀尖·····	238
一只帆布袋·····	254
你见过大海蛇吗? ·····	260
死人头骨·····	273
带血的手·····	277
撒谎的女人·····	288
破绽·····	297
没有一辆班车经过·····	301
有毒的糖·····	307
什么也不能证明·····	314
谁是无辜者·····	318
杀妻的凶手·····	332
你会后悔的·····	343
一位善良的母亲·····	354
被切开的钻石·····	362
荒唐的故事·····	374
没有证人·····	381
洋娃娃的头发·····	396

梦 境

那天早晨，我正喝着一杯咖啡，一部灰绿色、漆有黄色“警长”字样的汽车停在我那条胡同前。哈里森下了车，径直向我的住所走来。

哈里森穿一身棕色的警服，由于大腹便便和点三八手枪而显得圆圆的。

我递给他一杯咖啡，让他在长桌前坐下，他掏出一根长而细的雪茄，点着之后，猛吸一口，然后，慢慢吐出一个完整的烟圈。

“雷迪，我正在办一宗真正古怪的案子，我想你或者喜欢听听。”那是他求助于我的一贯方式，我点头。

“那是——一个丈夫谋害了他的妻子。”哈里森没有任何开场白就直奔主题，“我知道是他谋害了她，因为……”他举起手阻止我的提问，“呃，那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表达清楚的……第一，从他整个的行为举止上看，我确认是他下的手，他也知道我明白这一点……但我一直不清楚，他是如何下的手。”

我继续耐心地听他讲。

“第二，这个叫罗尔斯的家伙，就此可以获得三十万的人寿险。而他投那笔人寿险还只是五个月前的事。”哈里森轻轻弹掉雪茄烟灰，“罗尔斯一开始就告诉我有关保险的事。他知道我们反正会查到的，所以他打开始就告诉我……”

动机是足够了，我心想，有些人为了比那更少的钱，也会动手杀人的。

“第三，这也是最怪的一点。他太太四天前死在家中。死亡前

不久，到过他家的邻居说，那时她正在抽筋，于是打电话找阿美镇的比尔医生来，等大夫赶来，她已断气。”

“唔，那她是什么原因过世？”我急迫地问。

“你问的，正是我不理解的。不过，从这儿开始，事情就复杂了。”哈里森期望地看看我，显然是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唔，我们从这位叫莉丝的罗尔斯太太的邻居那儿打听到，她一天至少要喝半加仑的水，而且是瓶装的，阿美镇杂货店的老板可证实此事。”

简单说来，这位罗尔斯太太认为普通水都有污染，所以她只喝那种从店里买来的塑料瓶装的水。

我也迷惘不解，为何一天要喝那样多的水？可是，我看不出这和人命案有什么关系？

哈里森继续叙述前，又吐出长长一缕烟。

“郡方验尸员验过尸后，声称莉丝是死于什么‘柯赛氏综合症’。”

我猜哈里森是存心要幽我一默，整整我，因为当他看到我的惊讶神色时，嘴巴咧着满足的笑容。柯赛是郡方的验尸员，个子矮小，为人矜持，脾气却颇急躁。

哈里森继续说：“柯赛说他从没有碰见过罗尔斯太太这种死亡原因。当然，你没法相信柯赛这个人。总之，柯赛会用那样一个怪病名，来表示那是一种新病或什么……而且，对发现一种新的死亡病，他还颇为兴奋，说那样会使他出名……”哈里森声音中透出明显的厌恶。

“唔，罗尔斯太太因何致命？”我再度发问。

这一次有了反应。

“柯赛告诉我，真正的致命原因是……”哈里森侧身从臀部口袋取出一本黑色记事簿，翻翻纸页，“唉，一大串病名，”他抬头看着我，“雷迪，你记也记不住，简单明了地说，是渴死的。”

那说法真是荒谬，我摇头说：“哈里森，现在，没有人会渴死的。”

而且,你刚刚还说她一天喝好几瓶水……”

“也许还不止。”哈里森答道。

“柯赛在胡说八道,我想,他无非要借此出名。”我的脑中突然闪出这样的念头。

“也许。不过,不仅仅他是这样说的,他还请奥尔巴尼州立医学院的首席病理学家来看过,就他们告诉我的,她的内部器官像是干掉了。”

哈里森停了一会儿,看着我,当时,我的表情必定露出狐疑之色,因此他又补充说:“那些大夫用显微镜和化验来证明他们的说法。”

我再次摇头,作结论似地说:“一定是水下了毒,没有人是因为渴而死的。”

“当然我也想到下毒,他们也化验了,然后也喂些给老鼠吃,老鼠活泼如常,一连三天仍然一样。那水蒸馏过,至少专家们这样告诉我。”哈里森再吐一口烟,“我总觉得他们告诉我的没错。”

“你肯定拿到她真正喝的水作样品啦?你知道,罗尔斯可能掉换。”

哈里森的声调里透着不屑,表示这是不需要问的话。

“罗尔斯太太死后不久,我就到达那儿。杂货店的老板话很多。他立即告诉我,她一天要喝好多瓶那种瓶装的水,因此,我直接从冰箱里带走一瓶。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知道我取走一瓶的。柯赛和其他的大夫才不理这档子事呢。”

我总结哈里森告诉我的,“如此说来,有一位妇人,在一天喝数瓶水之后渴死了,她的丈夫因而受益三十万元,你怀疑丈夫是凶手,但找不出致死之因,对不对?”

“我想你或许会有主意。”哈里森很诚恳地说。

哈里森来和我商量案情,这不是首次。我是从城里来到石堆村的,在城里,我学过医药、化学、物理等等,我在科学方面的知识

非常渊博,起码在哈里森看来是这样。因此,每当哈里森办案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找我,以求获得科学或技术方面的帮助。

“罗尔斯长什么样子?”我问。

“他是伯克郡大学的化学教授,据我所知,他在学校里做些私人的研究工作。至于他的长相嘛,我认为你也许喜欢亲自去瞧瞧。”事实上我今早正要去看他。我来这儿,是想说不定你也想一道去。”

假如我要说不去的话,我知道哈里森还会用其他什么诡计来诱使我陪他去的。尽管他假装不介意,但他来找我的目的,我一清二楚,他有一种钢铁般的决心和毅力,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对哈里森来讲,他眼前的这个案子,就如同背部的痒处,知道痒处,但抓不到,哈里森现在的心情,可想而知。

当汽车停在一幢农舍型的房屋前时,灰云似乎垂得更低。窗边和门廊边,种着十来棵修剪整齐的矮树,草坪洁净整齐,没有一片落叶沾污那片纯绿。

哈里森像屋主一般地敲打厚木门。

门慢慢开启,一位穿羊毛衫的男子,透过厚眼镜,好奇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什么标本,他正在用放大镜或显微镜检查一样。

罗尔斯年约四十左右,身段很好,没有发福的迹象。当他看见哈里森时,一抹意味不明的微笑显露在他长长的、嶙峋的脸上。

他把门开大些,“哈里斯警长,你来了,还带了朋友来。”罗尔斯的声音相当圆润,但隐隐含有一抹讽刺。

哈里斯为我们作了介绍,罗尔斯向我呆板地行个礼,在我看来,他那样子,就像古代人决斗之前的架势,仿佛正期待着一次打斗,而且必胜无疑似的。

“问话? 呃? 还有话问? 我以为你们已经全问了呢? 不过,假如你们愿意,我随时侍候。”罗尔斯的脸上,是一派演戏一般的恭顺。

我们站立的通道边就是起居室，但是罗尔斯小心地让我们进厨房。他解释说，“我正在准备午饭。”话虽如此说，但我没有看见什么做午饭的东西。

“警长，来罐啤酒，如何？你呢？”罗尔斯盯视我，那神色含着一种野兽般的凶恶性。

哈里斯和我均摇头婉拒。

罗尔斯没有再说什么，他轻拍电冰箱门，打开它，推开两罐塑料水瓶，取出后面的一盒六罐装啤酒，“可怜的莉丝，她爱这厨房，尤其是这部新冰箱。她过世之前，我们刚刚买的。”他的声音，此时似乎又改成了殡仪馆司仪员那种忧郁和低沉的声调。

他从六罐装的啤酒盒里拿出一罐，赘着其余的问我们说：“真不要？”

我们两人再摇头，他也摇摇头，放回啤酒，再拍拍冰箱。

他那举动古怪，但他的人更古怪。我想，那可能是因为他正在力持镇静。他虽不疯，但也离疯狂不远——我确信。

“唔，”罗尔斯说，好像主持整个谈话进程一样，“问话吧！警长。”

“只有一个问题，罗尔斯先生……”我开口。

“喔，假如不介意的话，是罗尔斯博士，有机化学博士。”罗尔斯温文地修正。

“唔，罗尔斯博士。”我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感到厌恶，“我只是在想，你的私人研究是否由大学基金支持，或者政府机构，或是什么？”

不错，我是一击即中，虽然他一定已预期这种合理的问题，但他差不多气得要中风一样。

“小官僚们的想像，和真正科学家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他酸涩地说，“我的计划是由大学和联邦政府双方，各出一半的基金支援。我最近知道这些基金要减少。”他的脸罩上一层愤怒的

色，“他们并不欣赏我的研究工作。”

“不过，我想你太太的保险金可以弥补这个差距？”

我看到，哈里森向我勉强做出一个不安的表情，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如此直言不讳，但我觉得直截了当也许能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奇怪的是，我发现，罗尔斯反而冷静下来了。不论他的控制力来自何方，肯定，那力量是强大的。

“你高兴怎样歪曲，你就怎样歪曲吧。”他一副不与我一般见识的样子，声音居然平平的，“事实上，我投那些保是依莉丝的意思，只是在数月前我才发现那些‘猿人’决定裁减我的经费。”

罗尔斯这种回答似乎就有些欠考虑了，我心里很得意，这也正是我冷不丁问他此话的目的。谁都知道，一桩研究计划不可能是在一夜间就被决定裁减掉的，那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罗尔斯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但他显然极力想隐藏它，或者说冲淡它。因为从这里有可能挖掘出他的动机。罗尔斯太太已死无对证，无法查是否依她之意投保，不过如此大的投保数目足以证明不仅仅是她的意思。

我感到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第一，对罗尔斯这个人，我已经有了一个感性的和概念的认识；第二，我的一句简单问话，已经使他露出了破绽。

既然如此，我向哈里森点点头，我们一同站起来，向他告辞，转身一同离去。

我想，罗尔斯一定觉得意外，或者还有些失望。因为他居然追了出来，装模作样地问道：“这么快啊？不过，或许你们喜欢看看我已经出版的一些书。”说着，塞了几本小册子在我手中。

我不经意地把小册子塞进夹克口袋，那些东西除了专家外，在一般人眼中是太专业化了，而且索然无味。

当我们朝汽车走过去的时候，罗尔斯还在背后大声叫着：“随

梦 境

时候讯。”声音极尽嘲讽。

回到家，我点燃火炉，火焰增添了我需要的一点欢愉感。对罗尔斯杀妻，我毫不怀疑。要问为什么，暂时，我还说不出所以然。更何况，他那恶劣的态度，也激怒了我。我在安乐椅上坐下来，啜着波恩酒，凝望房屋下面的小池塘。我记起罗尔斯塞在我手中的小册子，于是从口袋里取出来，不是有兴趣，而是没事找事做。

第一本小册子，从题目上看，我知道他研究的是细胞，而且颇为深厚。但开头的介绍简明、清晰。

我总觉得有哪些地方不对劲，但，徕是哪些地方呢？我闹不清楚。

如果没有那天晚上我所做的一个梦，我可能永远无法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劲。

那梦是关于一个杀妻的男人的，行凶后，男人把尸首藏在地下室新砌的一道砖墙里。一位侦探来查，那男人还引侦探进入地下室，自吹砖墙砌得多好。还不断地拍拍墙……但突然，墙后传来猫叫的声音，当时，一只家猫和女主人一起失踪了……侦探命人挖墙，男人俯首就擒。

我焦躁又不无惊喜地醒过来了，那真够活生生的，梦中的某些情节烙在我脑中，无论如何挥之不去。无疑的，那是有关哈里森正在办的案子的一个提示，可是，梦境到底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呢？我百思不解。

上午稍迟的时候，我放弃了正在研究的一个电脑计划。下午稍晚的时候，我丢下了正在读的书，坐下来凝视小池塘，因为我的脑中，还在不停地盘旋着晚上的梦境，我相信，它是在给我一种启示，只不过要我去感悟。

突然，一个想法，从印象和记忆的薄雾中缓悠悠地逐渐成形。

有一个情况和梦境是相同的。罗尔斯曾领我们去厨房，对那台冰箱，他多做了些不必要的手势，拍拍它，再开启它，而且推开那

些塑料水瓶，再取啤酒。

水！瓶装水！

一阵电流般的震惊通过我的全身。我倏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罗尔斯的那几本小册子中，我读过的一些东西和那些水融和上了。

我在房间踱步子，对所有不可能的事摇头，我希望我的想法是错误的。然而，那想法符合事实，包括为什么罗尔斯太太在每天喝几瓶水后，仍然渴死。我冷静下来，再凝望池塘，几乎惊呆了。假如那想法是事实的话，那么，罗尔斯便是犯了一桩最残忍、最邪恶的预谋杀入罪。

我希望自己是错的，那死法可不是愉快的。

那想法很容易测验出来。我打电话给哈里森，问他可否把从罗宅拿出来那瓶水带来。

哈里森来时，身着警察制服，他重重地将半瓶水放在桌上，看着我，“我取来的时候就不是满瓶，以后又分析，又喂老鼠，希望这些够用。”

我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放在桌上了：一只空的量杯，一个精确的天平。

“一会儿就行。”我边用量杯接水龙头的水边说，同时将接满的水放在天平上。

天平的指针转到两磅十四盎司。我说：“哈里森，看看这儿。”

哈里森从长凳上半直起身，瞄着磅秤。

“我一会儿再向你解释。”我说着倒光量杯中的水，然后将他带来的塑料瓶中的水倒满量杯，再放到天平上。

磅针指着三磅三盎司。哈里森再次半坐起来，详审磅秤。

我胜利地看着他，我的想法正确。

“看来多五盎司，”哈里森说，“似乎没有什么重要。”

“那意味着罗尔斯杀害了他的妻子。”我反驳说，“那是我闻所未闻的、最聪明的杀人办法。”

梦 境

“你现在就可以逮捕他。”我说。

“也许你可以了解这一切，那天平依我看并不十分准确。这两瓶水之间有五盎司的不同，究竟意味着什么？”

“哈里森，”我开始说，“罗尔斯昨天给我几本有关他研究工作的小册子，他正在试验重氢，重氢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重水。”

哈里森又瞄天平一眼，“你准备告诉我，它叫重水，因为它比普通水重，对不对？”

“对的。它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但是研究人员也用它，我不讨论为什么。”

“现在，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它是如何叫莉丝毙命的。”

“第一，它是有毒的，但不是普通的毒，所以普通的化学试验不能发现。”

哈里森掏出一支烟，但没有点，他仍在疑虑。

“普通的水是由氧和氢组成，每一原子量的氧，对两原子量的氢，所以化学式上叫 H_2O 。”

哈里森不知真懂假懂，只是点点头。

“简单言之，氢有不同种类，有一种比另一种重，因为一种叫中子的东西加在氢的原子核，当水是由这种氢组成的话，它就重得多，因此也叫做重水。”

“这种东西有毒？”哈里森问。

“人体不能适用，哈里斯，重水和普通水没有化学上的不同，人体细胞分不出不同。用了的话，就像饥饿时吃草一样，你虽然吃了不少草，但你会饿死。你可以高兴喝多少重水，就喝多少，但是，你会渴死。”

哈里森思索了一会儿，“假如人们喝下这些重水的话，怎么能活？”

“不能活。重水是稀有的。它要购自化学品供应处，价格颇高，大约一夸特八十美金。”

提到钱，哈里森比什么都感兴趣，他注视着塑料瓶，“你是说，那样一瓶水，要八十元左右？”

我点头。在哈里森眼中，罗尔斯是变得比以前更加罪不可赦了。然而，另一阵怀疑之色又涌上他的脸孔。

“那么，那些老鼠怎么不死？”他问。

“因为你必须喝得够多，时间也要够长。细胞才会只吸收重水，我认为，罗尔斯大约在一个半星期前开始在他太太的水罐中换重水。”

“你这种说法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吗？雷迪。”哈里森在嚼雪茄了，有些忧心忡忡。

“会站得住脚的，你可以重新开棺验尸，会有技巧可以发现重水的。用分光计就是办法之一。柯赛和其他病理学家只找化学毒素，他们没有想到重水。”

另一个想法跳进我的脑中——那个梦境。那比我所想的更具意义。我想到了罗尔斯几次拍打冰箱的样子。但我只说：“你用这揭穿他，他就会崩溃的，他以为用重水是最聪明的办法——也许是。但秘密一旦揭穿，也就变得不聪明了。”

关于这案子还有一件事烦扰着我，那是有关哈里森的。

我问他：“哈里森，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一心想逮捕罗尔斯？你为什么一心认定他有罪？其实，你并没有证据。”

哈里森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莉丝是内人表妹，小时候经常坐在我膝上玩的，但自从她嫁给罗尔斯后，她一直过得不开心。我喜欢那个小女孩，也了解她，我不甘心看到她遇害。”

哈里森多少有些尴尬，这反倒使我不安起来。我送他到前门。他看看外面的天色，补充说：“我想现在就去逮他，我一直讨厌他。”

地面上已经铺了一层薄薄的雪，一阵微风拂过，雪花飘落更多，我清晰地看到，哈里森的足迹，正从我家前门，慢慢延伸到警车的门前。

一对耳环

电话中歹徒的声音粗哑、蛮横，“老混蛋，钱弄到没有？”

“钱全准备就绪了，”布莱尔回答，“我太太平安无恙吧？”

“少啰嗦，听着，”歹徒恶狠狠地说，“今晚八点，从四十号公路向北开大约一公里，公路左边有一条小路，路口有‘此路不通’的标志。顺着小路再开三公里，那里有个空地，把钱扔在空地上就离开。”

“明白了，”布莱尔说，“可是我太太呢？”

“照吩咐的去做，”歹徒根本不回答他的问题，“假如你想要太太活着回去的话，就单独来。”

这是我三小时前在布莱尔家的分机里听到的对话，现在，我正躺在布莱尔的汽车行李厢里，手握枪柄，紧张地准备着。依时间估计，该到放赎款的地点了。

布莱尔是本地工会的领袖，为了近日的改选，和对方竞争激烈。他在工会里固然有许多拥护者，但是也难免树敌。去年，他就被无法指认的人狠揍过两次，当然，那可能是出于私人怨恨，但也不能排除是竞争敌手干的。

如今，布莱尔太太在前一夜被绑架，歹徒要求他单独送赎金，这很可能是歹徒要设埋伏枪杀他。我内心很想一走了之，不办这件案子，但我多年的业务情况一直不好，如果能成功地办好此案的话，对我而言，将会意义重大。

我觉得车停住了，那么我们是在空地上了。我稍稍掀开车盖，向外窥视。天黑漆漆的，没有月光。我迅速爬出汽车，平伏在地

上，钻到车子下面。

“最危险的时刻，”我警告他，“是你丢钱袋的时候。不管有任何情况，都不要下车，从车窗把钱袋扔到车头灯前，让歹徒看见就行，然后躲起来，如果有枪击的时候，我会回敬，一直到我回到车上，我们再一起逃开。”

车前地上有物品落地声，那是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有十五万美金——落在车前。差不多同时，从林子里发出枪声，两枚子弹落在车身，另一枚击中玻璃，我迅速做出判断，一共应有三个人，而且互相保持相当距离。

我注意到最近的枪声来自车的前方。趋近些，我看见一个人影从林子里出来，企图接近汽车。我转动枪口，向那个移动的人影开了两枪。一声尖叫，有人应声倒地。我盯着那地方，大声对布莱尔叫：

“熄掉车灯！熄掉车头灯！”

灯一熄灭，我立刻钻出汽车，弯身奔向那个被我击中的人。我曲膝跪下，摸摸他的脉搏，然后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向汽车。

从那以后，枪声再也没有响起。

“不要开灯！”我边上车边对布莱尔大叫，“开车，离开这儿。”

布莱尔发动汽车，掉个头，驶离空地。后面歹徒又射了两枪，但均未射中。

当我们的车开出好远时，我拍拍布莱尔的肩膀。

“停到路旁，我要瞧瞧这家伙。”

布莱尔将车停到路边，打开车内的灯。

我打中的那个人虽然已经昏迷，但显然没事，他的左太阳穴有一条血迹，子弹其实只擦破了一点儿表皮。

“你认得他吗？”我问布莱尔。

布莱尔摇头。

我转头问那个人，“你是谁？布莱尔太太在那儿？”那人愠怒地